

青少年
图文阅读版

中国古典将侠小说

〔清〕钱彩◎著

岳家将

(下)



張仲愈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青少年
图文阅读版

中国古典将侠小说

〔清〕钱彩◎著

岳家将

張仲愈 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岳家将/ (清)钱彩 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 12

(中国古典将侠小说)

ISBN 978-7-204-09805-7

I. 岳… II. 钱…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5760 号

中国古典将侠小说

岳家将 (下)

(清)钱彩 著

责任编辑 志鹏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960 1/16

印 张 30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09805-7/I·2073

定 价 59.80 元(上下)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第四十三回	送客将军双结义 赠囊和尚泄天机	235
第四十四回	梁夫人击鼓战金山 金兀术败走黄天荡	241
第四十五回	掘河开道兀术逃生 迁都临安岳飞归里	246
第四十六回	兀术施恩养秦桧 苗傅衔怨杀王渊	250
第四十七回	擒叛臣虎将勤王 召良帅贤后赐旗	255
第四十八回	杨景梦传杀手铜 王佐计设金兰宴	262
第四十九回	杨钦暗献地理图 世忠计破藏金窟	268
第五十回	打酒坛福将遇神仙 探君山元戎遭厄难	277
第五十一回	伍尚志火牛冲敌阵 鲍方祖赠宝破妖人	280
第五十二回	严成方较锤结义 戚统制暗箭报仇	286
第五十三回	岳元帅大破五方阵 杨再兴误走小商河	292
第五十四回	贬九成秦桧弄权 送钦差汤怀自刎	297
第五十五回	陆殿下单身战五将 王统制断臂假降金	303
第五十六回	述望事王佐献图 明邪正曹宁弑父	308
第五十七回	演钩连大破连环马 射箭书潜避铁浮陀	313
第五十八回	放报仇箭威方殒命 破金龙阵关铃逞能	319
第五十九回	召回兵矫诏发金牌 详恶梦禅师赠偈语	327
第六十回	勘冤狱周三畏挂冠 探图圉张总兵死义	333
第六十一回	东窗下夫妻设计 风波亭父子归神	343
第六十二回	韩家庄岳雷逢义友 七宝镇牛通闹酒坊	351

ZhongGuoGuDianJiangXiaXiaoShuo

第六十三回	兴风浪忠魂显圣 投古井烈女殉身	357
第六十四回	诸葛梦里授兵书 欧阳狱中施巧计	364
第六十五回	小兄弟偷祭岳王坟 吕巡检贪赃闹乌镇	370
第六十六回	牛公子直言触父 柴娘娘恩义等仇	376
第六十七回	赵王府莽汉闹新房 问月庵兄弟双配偶	381
第六十八回	牛通智取尽南关 岳霆途遇众好汉	389
第六十九回	打擂台同祭岳王坟 愤冤情哭诉潮神庙	394
第七十回	灵隐进香疯僧游戏 施全行刺义士捐躯	399
第七十一回	苗王洞岳霖入赘 东南山何立见佛	406
第七十二回	黑蛮龙提兵祭岳坟 秦丞相嚼舌归阴府	411
第七十三回	胡梦蝶醉后吟诗游地狱 金兀术三曹对案再兴兵	415
第七十四回	赦罪封功御祭忠坟 勘奸定罪正法奸佞	421
第七十五回	万人口张俊应誓 杀奸属王彪报仇	426
第七十六回	普风师宝珠打宋将 诸葛锦火箭破驼龙	435
第七十七回	山狮驼兵阻界山 杨继周力敌番将	441
第七十八回	黑风珠四将丧命 白龙带伍连遭擒	447
第七十九回	施岑收服乌灵圣母 牛皋气死完颜兀术	456
第八十回	表精忠墓顶加封 证因果大鹏归位	465

第四十三回

送客将军双结义 赠囊和尚泄天机

诗曰：

猛听金营笳鼓鸣，勤王小将显威名。
冲锋直进浑无敌，虎窟龙潭掉臂行。

却说那韩公子一马冲进金营，大喝一声：“两狼关韩元帅的二公子来踹营了！”摇动手中银杆虎头枪，犹如飞雷掣电一般，谁人挡得住？竟被他杀出番营，上牛头山而去。小番忙去报知太子道：“不好了！又来了一个小南蛮，把大狼主伤了！冲破营盘，上山去了。”兀术听了，又惊又苦。一面差人打探，一面去收拾粘罕尸首。

再说韩公子到了荷叶岭边，口子上守山军士问明放进，来至大营前，军士进帐禀知岳元帅。元帅吩咐：“请进来！”军士答应一声，出来传令：“请公子进见。”公子来到帐中，行礼毕，便道：“小将奉家父之命，来见元帅，有本章请圣上龙安。适在路上遇见粘罕追赶藕塘关总兵金节，被小将挑死，将首级呈验。金总兵离此二十里扎营候旨，带有问安本章并牛将军家信呈上。”岳元帅大喜道：“令尊平贼有功，公子又得此大功。请同本帅去见天子候旨。”随即引了公子来到玉虚宫，朝见高宗，将两道本章呈上，又将韩公子挑死金国粘罕奏闻。高宗便问李纲：“应当作何封赐？”李纲奏道：“韩世忠虽失了两狼关，今讨曹成有功，可复还原职。韩尚德、韩彦直俱封为平虏将军，命他引本部人马去复取金陵，候圣驾还朝，另加升赏。”高宗依奏，传旨下来。岳元帅同韩公子谢恩，辞驾出宫。回到营前下马，公子即辞别了岳爷要回去。岳爷道：“本欲相留几日奈有君命，不好相强。”随叫：“岳云何在？”岳云转将出来应声：“孩儿有！”岳爷道：“可

ZhongGuoGuDianJiangXiaXiaoShuo

送韩公子出番营去。”岳云领令，遂同韩公子并马下山。

将近番营，韩公子道：“请公子回山罢。”岳云道：“家父命小弟送出番营，岂敢有违！”韩公子再三推让，岳公子决意要送，便道：“等小弟在前打开番兵，送兄出去。”就把双锤一摆，大喝一声：“快些让路，等小爷送客！”那些番兵见是打死金弹子的小将军，人人胆战，个个心惊，一声呐喊，俱向两旁闪开。略略近些的，一锤一个，不是碎了头，就是折了臂，谁敢上前，一直杀出大营。韩彦直心中想道：“果然利害，名不虚传！我何不也送他转去，也显显我的威名？”遂向岳云道：“蒙兄送出番营，小弟再无不送转去之理。”岳公子再三不肯，韩公子立意要送。岳云道：“既承美意，只得从命。”韩公子复身向前拍马冲进，逢人便挑，如入无人之境。番兵已是被他杀怕了的，口中呐喊，却已四散分开，近前的就没了命。二位公子冲透营盘，来至山下。韩公子道：“请兄回山罢。”岳云道：“既承兄送转来，自然再送兄出去。”韩公子再四推辞，岳云那里肯。复回马向前，韩公子在后，两个又杀入番营。那些番兵被他二人送出送进，不知杀伤了多少，一个个胆战心惊，让开大路。二人冲出了番营，韩公子再要送回。岳云道：“何必如此送出送进，送到何时是了？难得我二人意气相投，小弟欲与兄结为兄弟，不知尊意若何？”韩公子道：“小弟亦有此心，但是高攀不起。”岳云道：“何出此言！”二人遂向树林中去，下马来，撮土为香，对天八拜。韩公子年长为兄，岳公子为弟。二人遂上马分手。

有诗曰：

金兰结契两心同，豪杰相逢意气通。

险阻不辞劳送别，二难济美大家风。

岳云独自一个再杀进番营，回荷叶岭来。那番兵被二人杀得害怕，况因粘罕被韩公子挑死，众王子俱在兀术帐中悲苦，命匠人雕刻木头，配合成殓端正，差人送回本国。忙忙碌碌，所以无人阻挡，由他二人进出。那岳云上山，将送韩公子结义之事禀知元帅。元帅亦甚欢喜。

再说韩公子回至汉阳，上船来见父亲，禀道：“圣上复了爹爹、母亲之职。令我们兄弟领兵复取金陵，不必望牛头山去。”又把与岳云结拜之事禀知元帅夫人。遂命兵船望金陵进发。

一日，有探子来报：“留守宗方杀破杜吉、曹荣两个，威镇金陵，特来报知。”

YueJiaJiang

元帅问梁夫人道：“如今等怎么处？”夫人道：“我们且将大小战船在狼福山扎住，以扼兀术之路。闻得金山有个道行高僧，法名道悦，能知过去未来。我们何不去问他一声，以卜休咎？”元帅道：“夫人之言，甚是有理。”遂备了香烛礼物，上金山来。进了寺门，到大殿行过了香，然后到方丈参见道悦禅师。禅师接进见礼毕，元帅说明了来意道：“不知后事如何，幸乞禅师指示！”道悦道：“贫僧有一锦囊，内有一偈，元帅带去观看，自有效验。”元帅领了锦囊，辞别长老，下船来。将锦囊拆开，与夫人一同观看，只见上边写道：

“老”龙潭内起波涛，“鹤”教一品立当朝。“河”虑金人拿不住，
“走”马当先问路遥。

韩元帅笑道：“这和尚空有虚名，谁知全无学问。怎么一首偈语，都写了别字？”梁夫人也好生不然。韩元帅就传令各战船齐望狼福山下，扎成水寨。差人望金陵打听虚实，一面差人探听牛头山消息。

且说牛头山上岳元帅，专等各路勤王兵到，准备与兀术交兵。兀术也在与众王子、众平章商议开战之事。有探事小番进帐来报道：“启上狼主，小的探得有南朝元帅张浚领兵六万，顺昌元帅刘琦领兵五万，四川副使吴玠同兄弟吴玠统兵三万，定海总兵胡章，象山总兵龚相，藕塘关总兵金节，九江总兵杨沂中，湖口总兵谢昆，各处人马共有三十馀万。俱离此不远，四面安营，特



ZhongGuoGuDianJiangXiaXiaoShuo

来报知。”兀术闻报，遂传令点四位元帅向东西南北四路，探听那一方可以行走。那四位元帅领令前去。不多时一齐回来，进帐来禀道：“四面俱有重兵，只有正北一条大路可以行走。”兀术就传令晓谕前后左右中五营兵将知悉：“若与南蛮交战，胜则前进，倘不能取胜，只望正北退兵。”谁知探路的，只探得四十余里就转来了，不曾探到五十里外。故此一句话，断送了六七十万人马的性命。

却说岳元帅请天子离了玉虚宫，到灵宫殿前，与众位大臣都坐在马上。传令施放大炮，连声不绝。那些各处总兵、节度听见炮响。各各准备领兵杀来夹攻。兀术传齐各位王子、众平章、众元帅、一众番将，俱各领兵上马，传下令来：“今日拚了命，与岳南蛮决一死战，擒了康王，以图中原。”这里岳元帅传下令来，命何元庆、余化龙、张显、岳云、董先、张宪、汤怀、牛皋等为首，带领众将，一齐放炮，呐喊蹙入番营。那些各路总兵、节度，听得炮声，四面八方杀将拢来。但见：

轰天炮响，震地雷鸣。轰天炮响，汪洋大海起春雷；震地锣鸣，万仞山前飞霹雳。人如猛虎离山，马似游龙出水。刀枪齐举，剑戟纵横。迎着刀，连肩搭背；逢着枪，头断身开。挡着剑，喉穿气绝；中着戟，腹破流红。人撞人，自相践踏；马碰马，遍地尸横。带箭儿郎，呼兄唤弟；伤残军士，觅子寻爷。直杀得；天昏地暗无光彩，鬼哭神号黑雾迷！

这场大战真个是天摇地动，日色无光。杀得那些番兵人尸堆满地，马死遍尘埃。岳元帅带领这一班猛将逢人便杀，遇将就擒。摆动这杆沥泉枪，浑如蛟龙搅海，巨蟒翻身。那些众番将番兵见了岳爷，就是追魂使者、索命阎君，一个个抱头鼠窜，口中只叫：“走，走，走！岳爷爷来了！”岳爷望见南朝元帅张浚、顺昌元帅刘琦的旗号，遂令军士请来相见。张、刘二位元帅在马上见了岳元帅，岳元帅叫道：“二位元帅！今日本帅将圣上并众大臣交与二位元帅，速速保驾回京。本帅好去追赶金兵。”遂辞了天子，带了张保、王横，催兵掩杀。从辰时直杀到半夜，杀得番兵抛旗弃甲，四散败走，众将各各在后追赶。

单讲岳爷追着兀术，连日连夜，直赶到金门镇相近，有傅光的先锋狄雷在此截杀番兵。众番兵无处逃命，被狄雷杀伤大半。岳爷刚到跟前，狄雷不分皂白，举起锤望岳爷便打。一连几锤，岳元帅连忙招架，觉得沉重，便大喝道：“你是何人，敢挡本帅去路？”狄雷听了，细细一认，晓得是岳元帅，心中惊慌，惧罪而逃。岳爷只是紧紧追赶兀术。兀术只顾望北逃去，看看来到江口，只听得众番兵一片

YueJiaJiang

声叫苦。原来一道大江，并无船只可渡，后面追兵又近，吓得兀术浑身发抖，仰天大叫：“天亡我也！某家自进中原以来，未有如此之败！今前有大江，后有追兵，如之奈何！”正在危急，那军师哈迷蚩用手一指道：“主公且慢惊慌！看这江中不是有船来么？”兀术定睛一看，却是金兵旗号。原来是杜吉、曹荣的战船，因被宗方杀败，故此驾船逃走。军师大叫：“快来救主！”那船上见是番兵，如飞拢岸。兀术与军师、众平章等一齐争下船来。船少人多，那里装得尽？见岳元帅追兵已近，慌忙开去。落后番兵无船可渡，岳元帅追至江口，犹如砍瓜切菜一般。可怜这些番兵啼啼哭哭，望江中乱跳，淹死无数。兀术望见，掩面流泪，好不苦楚！后人读史至此，有诗吊之曰：

百万金兵将梟雄，牛头山下困高宗。
本期稳取中华地，谁料勤王有岳公！

且说那岳爷兵马到了汉阳江口，安下营寨。差人找寻船只，欲渡江去追拿兀术，忽听得营门口齐声喊冤。岳爷便问：“何人喊冤？”早有传宣来到外边查问明白，进来禀道：“是七八个船户，因临安通判万俟卨、同知罗汝楫解送粮草至此，私将粮草运回家中，反要船户赔补，为此众船户在营前喊冤。”元帅吩咐：“将万俟卨、罗汝楫二人抓进来。”两旁军士答应一声，即将二人一把一个抓进帐来跪下。岳爷喝道：“尔等既然解粮到此，何不缴令？”二人道：“因番兵围困牛头山，只得在此伺候。船户人多，将粮草吃尽，故此要他赔补。望元帅开恩，公侯万代，感恩不浅！”元帅大喝一声：“绑去砍了！”两边一声吆喝，登时绳穿索绑。二人齐叫：“开恩！”旁边闪过张宪、岳云，跪下禀道：“他二人因见番兵扎营山下，不敢上山缴令，虽系偷盗粮草，理当处斩，但实系日久，情有可原，望爹爹饶他性命！”元帅道：“你且起来。”二人谢了元帅，站立一边。元帅向万俟卨、罗汝楫喝道：“本当斩你二人驴头，他二人求饶，饶了你死罪，拿下去打！”军士答应一声，将二人按倒在地，每人打了四十大棍，发转临安。二人受责，谢了元帅不斩之恩，出营自回临安而去。

忽有探子进营来报道：“探得韩元帅扎营在狼福山下，阻住兀术去路，特来报知。”岳元帅想道：“这一功让了韩元帅罢！”遂唤过岳云来，吩咐道：“你可引兵三千，望天长关守住。倘兀术来时，用心擒住，不可有违！”岳云得令，带领人马，竟望天长关而去。元帅大队人马，自回潭州。

且说兀术败在长江之中，有那金陵杀败的兵将、战船陆续到来，南岸上还有杀不尽的番兵逃来。兀术吩咐把船拢岸，尽数装载。看见北岸有韩元帅扎营，不能过去。兀术就吩咐将船只拢齐，查点数目，共有五六百号；计点番兵，不上四五万。兀术叹道：“某家初进中原，带有雄兵数十万，战将数百员。今日被岳南蛮杀得只剩四五万人马，又伤了大王兄与二殿下，有何面目去见父王！”说罢，痛哭起来。众平章劝道：“狼主不必悲伤，保重身体，好渡长江。”

兀术望见江北一带，战船摆列有十里远近；旗幡飘动，楼橹密布，如城墙一般。又有百十号小游船，都是六桨，行动如飞，弓箭火器乱发。那中军水营都是海鳅舰，竖定桅墙，高有二十来丈，密麻相似。两边金鼓旗号，中间插着“大元帅韩”的宝纛大旗。兀术自想：“不过五六百号战船，如何冲得他动，怎敢过去？”好生忧闷，便与军师商议。哈迷蚩道：“江北战船密布，亦不知有多少号数，须要差人去探听虚实，方好过江。”兀术道：“今晚等某家亲自去探个虚实。”哈迷蚩道：“狼主岂可深入重地！”兀术道：“不妨！某家昨日拿住个土人，问得明白。这里金山寺上，有座龙王庙最高，等某家上金山去细看南北形势，便知虚实矣。”哈迷蚩道：“即如此，必须如此如此，方保万全。”兀术依计，即时叫过小元帥何黑闼、黄柄奴二人近前，悄悄吩咐：“你二人到晚间照计而行。”二人领命，准备来探南兵。

且说那韩元帅见金兵屯扎在黄天荡，便集众将商议道：“兀术乃金邦名将，今晚必然上金山来偷看我的营寨。即令副将苏德引兵一百，埋伏于龙王庙里：“你可躲在金山塔上，若望见有番兵到来，就在塔上擂起鼓来，引兵冲出，我自有接应。”苏德领令去了。又命二公子彦直道：“你只消带领健卒一百，埋伏在龙王庙左侧，听得塔上鼓响，便引兵杀出来擒住番将，不可有误！”二公子领令去了。又命大公子尚德带领兵三百，架船埋伏南岸：“但听江中炮响，可绕出北岸，截他归路。”大公子亦引兵去了。这里端正停当。

果然那兀术到了晚间，同了军师哈迷蚩、小元帥黄柄奴三人一齐上岸，骑马悄悄到金山脚边。早有番将何黑闼已带领番兵，整備小船伺候。兀术与哈迷蚩、黄柄奴上了金山，勒马徐行。到了龙王庙前一箭之地，立定一望，但见江波浩渺，山势险峻。正等观看宋军营垒，那苏德在塔顶上望见三骑马将近龙王庙来，后面几百番兵远远随着，便喝采道：“元帅真个料敌如神！”遂擂起鼓来。庙里这一百兵呐声喊，杀将出来。左首韩二公子听得鼓响，亦引兵杀出。兀术三人听得战鼓齐鸣，心惊胆颤。正等勒马回去，忽然韩彦直飞马大叫：“兀术望那里走？快快下

YueJiaJiang

马受缚！”这一声喊，早惊得三人飞马便走。不道山路高低，一将坐马失足，连人掀下。彦直举枪便刺。兀术举起金雀斧劈面砍来，救出那将，就与二公子大战。众番兵连忙下山逃走。何黑阔接应上船，飞风开去。大江中一声炮响，韩尚德放出小船来赶，已去远了。那二公子在山上与兀术战不上七八合，被二公子逼开斧，一手擒过马来，下船回营。天已大明，元帅升帐，诸将俱来报功。韩元帅大喜，命将兀术推来。左右一声得令，将兀术推进来。正是：

阱中饿虎何难缚，釜底穷鱼命怎逃？

毕竟不知兀术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梁夫人击鼓战金山 金兀术败走黄天荡

诗曰：

腰间守剑七星纹，臂上弯弓百战勋。
计定金山擒兀术，始知江目有将军。

那韩元帅一声吩咐，两边军士答应，将兀术推进帐前。元帅把眼望下一看，原来不是兀术。元帅大喝道：“你何人？敢假冒兀术来逛我！”那将道：“我乃金国元帅黄柄奴是也。军师防你诡计，故命我假装太子模样，果不出所料。今既被擒，要砍就砍，不必多言。”元帅道：“原来番奴这般刁猾！无名小卒，杀了徒然，污我宝刀。”吩咐：“将他囚禁后营，等我擒了真兀术，一齐碎剐便了。”又对二公子道：“你中了他‘金蝉脱壳’之计，今后须要小心！”公子连声领命。

元帅因走了兀术，退回后营，闷闷不乐。梁夫人道：“兀术虽败，粮草无多，必然急速要回。乘我小胜无意提防，今夜必来厮杀。金人多诈，恐怕他一面来与

ZhongGuoGuDianJiangXiaXiaoShuo

我攻战，一面过江，使我两下遮挡不住。如今我二人分开军政，将军可同孩儿等专领游兵，分调各营，四面截杀。妾身管领中军水营，安排守御，以防冲突。任他来攻，只用火炮弩箭守住，不与他交战。他见我不动，必然渡江，可命中营大桅上立起楼橹，妾身亲自在上击鼓。中间竖一大白旗，将军只看白旗为号，鼓起则进，鼓住则守。金兵望南，白旗指南；金兵望北，白旗指北。元帅与两个孩儿协同副将，领兵八千，分为八队，俱听桅顶上鼓声，再看号旗截杀。务叫他片甲不回，再不敢窥想中原矣！”韩元帅听了，大喜道：“夫人真乃是神机妙算，赛过古之孙、吴也！”梁夫人道：“既各分任，就叫军政司立了军令状，倘中军有失，妾身之罪；游兵有失，将军不得辞其责也！”

夫妇二人商议停当，各自准备。夫人即便软扎披挂，布置守中军的兵将。把号旗用了游索，将大铁环系住。四面游船八队，再分为八八六十四队，队有队长。但看中军旗号，看金兵那里渡江，就将号旗望那里扯起。那些游兵，摇撻的，荡桨的，飞也似去了。布置停当，然后在中军大桅顶上，扯起一小小鼓楼，遮了箭眼。到得定更时分，梁夫人令一名家将，管着扯号旗。自己踏着云梯，把纤腰一扭，莲步轻勾，早已到桅杆绝顶，离水面有二十多丈。看着金营人马，如蝼蚁相似；那营里动静，一目了然。江南数十里地面，被梁夫人看做掌中地理图一般。那韩元帅同二位公子自去安排截杀。

后人有诗，单赞那梁夫人道：

旧是平康女，新从定远侯。
戎装如月李，佩剑更娇柔。
眉锁江山恨，心分国土忧。
江中闻奏凯，赢得姓名流。

再说那日兀术在金山上，险些遭擒，走回营中，喘息不定。坐了半日，对军师道：“南军虚实不曾探得，反折了黄柄奴，如今怎生得渡江回去？”军师道：“我军粮少，难以久持。今晚可出其不意，连夜过江。若等我军粮尽，如何抵敌！”兀术听得，就令大元帅粘没喝领兵三万，战船五百号，先挡住他焦山大营。却调小船由南岸一带过去，争这龙潭、仪征的旱路。约定三更造饭，四更拔营，五更过江，使他首尾不能相顾。众番兵番将那个不想过江，得了此令，一个个磨刀拈箭，勇气十倍。那兀术到了三更，吃了烧羊烧酒，众军饱餐了。也不鸣金吹角，只以胡哨为号。三万番兵靠着五百号战船，望焦山大营进发。正值南风，开帆如箭。这

YueJiaJiang

里金山下宋兵哨船探知，报入中军。梁夫人早已准备炮架弓弩，远者炮打，近的箭射，俱要哑战，不许呐喊。那粘没喝战船将近焦山，遂一齐呐喊。宋营中全无动静。兀术在后边船上正在惊疑，忽听得一声炮响，箭如雨发，又有轰天价大炮打来，把兀术的兵船打得七零八落，兀术慌忙下令转船，从斜刺里望北而来。怎禁得梁夫人在高桅之上看得分明，即将战鼓敲起，如雷鸣一般。号旗上挂起灯球：兀术向北，也向北；兀术向南，也向南。韩元帅与二位公子率领游兵照着号旗截杀，两军相拒。看看天色已明，韩尚德从东杀上，韩彦直从西杀来。三面夹攻，兀术那里招架得住。可怜那些番兵溺死的、杀伤的，不计其数。这一阵杀得兀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得败回黄天荡去了。那梁夫人在桅顶上看见兀术败进黄天荡去，把那战鼓敲得不绝声响，险些坏了细腰玉软风流臂，喜透了香汗春融窃窕心。至今《宋史》上，一笔写着：“韩世忠大败兀术于金山，妻梁氏自击桴鼓。”有诗曰：

一声鼙鼓震高樯，十万雄兵战大江。
忠义木兰今再见，三挝空自说渔阳。

又诗曰：

百战功名四海钦，贤哉内助智谋深。
而今风浪金焦过，犹作夫人击鼓音。

原来这黄天荡是江里的一条水港。兀术不知水路，一时杀败了，遂将船收入港中，实指望可以拢岸，好上旱路逃生！那里晓得竟是一条死水，无路可通。韩元帅见兀术败进黄天荡去，不胜之喜，举手对天道：“真乃圣上洪福齐天！兀术合该数尽！只消把江口堵住，此贼焉得出？不消数日，粮尽饿死，从此高枕无忧矣！”即忙传令，命二公子同众将守住黄天荡口。

韩元帅回寨，梁夫人接着，诸将俱来献功。苏德生擒得兀术女婿龙虎大王，霍武斩得番将何黑闼首级。其余有得船只军器者，擒得番兵番卒者，不计其数。元帅命军政司一一记录功劳。命后营取出黄柄奴，将龙虎大王一同斩首，并何黑闼首级，一齐号令在桅杆上。是时正值八月中旬，月明如昼。元帅见那些大小战船，排作长蛇阵形，有十里远近；灯球火光，照耀如同白日。军中欢声如雷。

韩元帅因得了大胜。心内十分欢喜。又感梁夫人登桅击鼓一段义气，忽然要

与梁夫人夜游金山看月，登塔顶上去望金营气色。即时传令，安排两席上色酒肴，与夫人夜上金山赏月。又将羊酒颁赐二位公子与各营将官，轮番巡守江口。自却坐了一只大船，随了数只兵船。梁夫人换了一身艳服，陪着韩元帅锦衣玉带，趁着水光月色，来到金山。

二人徐徐步上山来，早有山僧迎接。进了方丈，韩元帅便问：“道悦禅师何在？”和尚禀说：“三日前已望五台山游脚去了。”等茶已毕，韩元帅吩咐将酒席移在妙高台上，同夫人上台赏月。二人对坐饮酒。韩元帅在月下一望，金营灯火全无，宋营船上灯球密布，甚是欢喜，不觉有曹公赤壁横槊赋诗的光景。那梁夫人反不甚开怀，颦眉长叹道：“将军不可因一时小胜，忘了大敌！我想兀术智勇兼全，今若不能擒获，他日必为后患。万一再被他逃去，必来复仇，那时南北相争，将军不为无功，反是纵敌，以遗君忧。岂可游玩快乐，灰了军心，悔之晚矣！”韩元帅闻言，愈加敬服道：“夫人所见，可谓万全。但兀术已入死地，再无生理。数日粮尽，我自当活捉，以报二帝之仇也。”言毕，举起大杯，连饮数杯。拔剑起舞。口吟《满江红》词一阙。词曰：

万里长江，淘不尽，壮怀秋色。漫说道，秦宫汉帐，瑶台银阙。长剑倚天氛雾外，宝弓挂日烟尘侧。向星辰，拍袖整乾坤，难消歇。龙虎啸，风云泣。千古恨，凭谁说？对山河，耿耿泪沾襟血。汴水夜吹羌笛管，鸾舆步老辽阳月。把唾壶，敲碎问蟾蜍，圆何缺？

吟毕，又舞一回，与梁夫人再整一番酒席，尽欢而罢。早已是五更时分，元帅传令，同夫人下山回营。

再说兀术大败之后，剩不上二万人马，四百来号战船。败入黄天荡，不知路径，差人探听路途。拿得两只渔船到来，兀术好言对渔户道：“我乃金邦四太子便是。因兵败至此，不知出路，烦你指引，重重谢你！”那渔翁道：“我们世居在这里，这里叫做黄天荡。河面虽大，却是一条死港。只有一条进路。并无第二条出路。”兀术闻言，方知错走了死路，心中惊慌。赏了渔人，与军师、众王子、元帅、平章等商议道：“如今韩南蛮守住江面，又无别路出去，如何是好！”哈迷蚩道：“如今事在危急，狼主且写书一封，许他礼物与他讲和，看那韩南蛮肯与不肯，再作商议。”兀术依言，即忙写书一封，差小番送望韩元帅寨中。

有旗牌官报知元帅，元帅传令唤进来。小番进帐，跪下叩头，呈上书札，左右接来，送到元帅案前。元帅拆书观看，上边写道：

情愿求和，永不侵犯。进贡名马三百匹，买条路回去。

元帅看罢，哈哈大笑道：“兀术把本帅当作何等人也！”写了回书，命将小番割去耳鼻负痛回船，报知兀术。兀术与军师商议，无计可施，只得下令拚死杀出，以图侥幸。次日，众番兵呐喊摇旗，驾船杀奔江口而来。

那韩元帅将小番割去耳鼻放回，料得兀术必来夺路，早已下令，命诸将用心把守：“倘番兵出来，不许交战，只用大炮硬弩打去！他不能近，自然退去。”众将领令。那兀术带领众将杀奔出来，只见守得铁桶一般，火炮弩箭齐来，料不能冲出。遂传令住了船，遣一番官上前说道：“四太子请韩元帅打话。”军士报知寨中。韩元帅传令，把战船分作左右两营，将中军大营船放开，船头上弩弓炮箭排列数层，以防暗算。韩元帅坐中间，左边立着大公子韩尚德，右边立着二公子韩彦直，两边列着长枪利斧的甲士，十分雄壮。兀术也开战船，独坐一只大楼船，左右也是番兵番将，离韩元帅的船约有二百步。两下俱各抛住船脚。兀术在船头上脱帽跪下，使人传话，告道：“中国与金国本是一家，皇上金主犹如兄弟。江南贼寇生发，我故起兵南来欲讨凶徒，不意有犯虎威！今对天盟誓，从今和好，永无侵犯，乞放回国！”韩元帅也使传事官回道：“你家久已背盟，掳我二帝，占我疆土。除非送还我二帝，退回我汴京，方可讲和。否则，请决一战！”说罢，就传令转船。

兀术见韩元帅不肯讲和，又不能冲出江口，只得退回黄天荡，心中忧闷，对军师道：“我军屡败，人人恐惧。今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岂不死于此地！”军师道：“事已急矣，不如张挂榜文，若有能解得此危者，赏以千金。或有能人，亦未可定。”兀术依言，命写榜文召募。不一日，有小番来报：“有一秀才求见，说道：‘有计出得此围。’”兀术忙教请进来相见。那秀才进帐来，兀术出座迎接，让他上坐，便道：“某家被南蛮困在此，无路可出，又无粮草。望先生教我！”那秀才道：“行兵打仗，小生不能。若要出此黄天荡，有何难处！”兀术大喜道：“某家若能脱身归国，不独千金之赠，富贵当与先生共之！”那秀才迭两个指头，言无数句，话不一席，有分教：

打碎玉笼飞彩凤，顿开金锁走蛟龙。

毕竟不知这秀才有何计出得黄天荡，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掘河开道兀术逃生 迁都临安岳飞归里

诗曰：

两番败厄黄天荡，一夕渠成走建康。
岂是书生多妙策，只缘天意佑金邦！

却说兀术问那秀才：“有何奇计，可以出得黄天荡，能使某家归国，必当重报。”那秀才道：“此间望北十馀里就是老鹳河，旧有河道可通，今日久淤塞。何不令军士掘开泥沙，引秦淮水通河？可直达建康大路也！”兀术闻言大喜，命左右将金帛送与秀才。秀才不受，也不肯说出姓名，飘然而去。当下兀术传下号令，掘土引水。这三二万番兵俱想逃命，一齐动手，只一夜工夫，掘开三十里，通到老鹳河中，把战船抛了，大队人马上岸，望建康而去。

这里韩元帅水兵在江口守到十来日，见金兵不动不变，烟火俱无，望前探听，才晓得漏网脱逃，慌忙报知元帅。元帅暴跳如雷道：“罢了！罢了！不料道悦锦囊偈语，句头上按着‘老鹳河走’四字。果然是天机已定，这番奴命不该绝也。”梁夫人道：“虽然天意，也是将军骄惰玩寇，不为无罪！”世忠心中愤愤，传令大军一齐起行，望汉阳江口驻扎。上表自劾等罪。

再说兀术由建康一路逃至天长关，哈哈大笑道：“岳南蛮、韩南蛮，用兵也只如此！若于此地伏下一枝人马，某家就插翅也难过去！”话还未毕，只听得一声炮响，三千人马一字儿排开。马上簇拥出一员小将，年方一十三岁，头戴束发紫金冠，身穿可体烂银铠，坐下赤兔宝驹，手提两柄银锤，大喝一声：“小将军在此，已等候多时！快快下马受缚！”兀术道：“小蛮子，自古赶人不要赶绝。某家与你决一死战罢！”举起金雀斧，劈面砍来，岳云把锤望上一架，当的一声，那兀